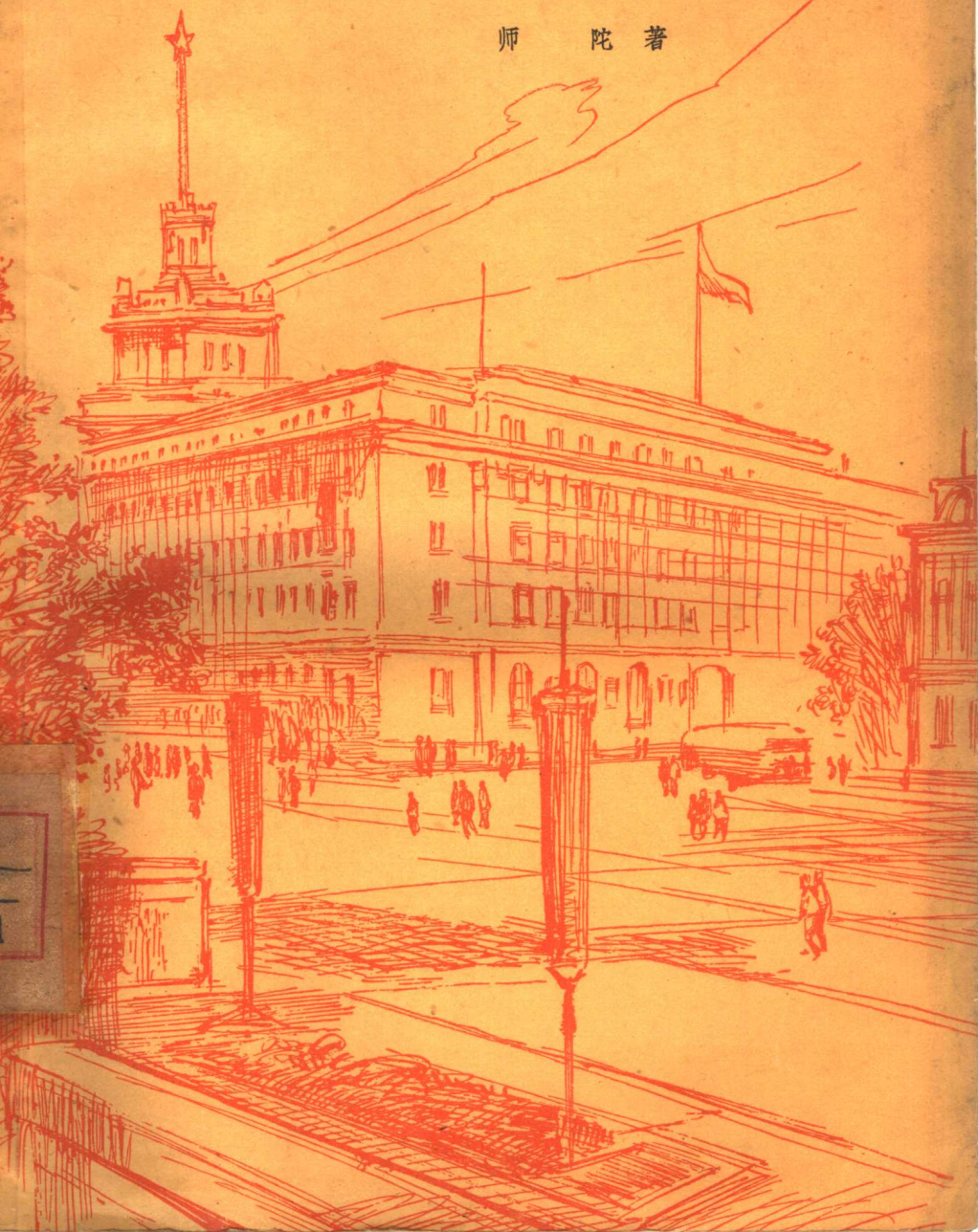


保加利亚行记

师 陀 著



保加利亚行记

师陀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保加利亚行記

著 者 师 陀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耗1/32 印张：5 5/8 字数：113,000

1960年6月第1版

196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統一書号：10078·1588

定价：(八)0.56元

目 次

索非亚印象	1
简单的介绍	14
过巴尔干山	17
警卫员	21
贝尔各维察杂记	25
独立纪念日	29
舍尔窩茨	31
村长和医生和神父	35
多朵拉的故事	40
季米特洛夫的指挥部	43
从一座工厂看保加利亚	48
季米特洛夫农业社	51
“船长”敢丘	57
多瑙河上	62
老工业城魯塞	64
劳动人民一家	71
——記两个土耳其族村庄	
阳光与海	89

快快乐乐的索非亚	96
国庆节	98
柳宾·卡拉維洛夫的故乡	100
五一社的“代表”	106
黄金的路	110
列夫斯基与瓦左夫	114
巴尔干山的云海	122
愿青春长在	127
乔尔奇	131
特尔諾沃	134
戈尔果將軍走过的路	138
父亲和母亲	141
“笨孩子学校”	145
博物館卜罗夫狄夫	147
英勇的白露石鬍察	150
伊凡·瓦左夫故居	157
里拉庙及其他	159
培林山杂記	163
波馬基人	166
归程	169
結語	173

索非亚印象

早上离开布加勒斯特不久，穿制服的领航员——也许是无线电工作人员，从驾驶室走出来，伸出食指告诉大家：

“请把表拨回一个钟头。”

我们这架飞机是从莫斯科飞往索非亚的，昨天下午经过闷热的奥德赛，在去海面下二百公尺的更热的布加勒斯特途中，碰上一阵黄风，再起飞时已是下午六时，只好在布加勒斯特过夜了。

从北京到索非亚是一条漫长的路。尽管在北京汗流浹背，但在一片青草夹着野石竹花的乌兰巴托机场上，即使是中午，也令人感到应该穿大衣。伊尔库茨克的杨树叶子开始黄了；喀山机场养着许多和平鸽；莫斯科早晨有薄雾，在去机场的路上，一个青年坐在树林边长椅上读书；昨天晚上，在布加勒斯特一家旅馆的餐厅里，刚开完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年轻人正在聚餐，各式各样的服装，各种语言的歌声，一个黑胡子的老阿拉伯人坐在中间，成为最被尊敬的人；早晨的细雨和阳光一齐洒到布加勒斯特马路边的老栗树上，罗马尼亚人欢迎胡志明主席的红旗还在风中招展。这一切都还清楚的留在我脑子里。领航员拨完机仓前的电钟，人来不及注意多瑙河，已经过了巴

尔干山。油門关了。三位朝鮮同志去保加利亚开会，他們路途更长。其中有一位低声說：

“索非亚！”

我們終於到了季米特洛夫的国家，瓦左夫、波特夫和列夫斯基的国家。也許是星期天的緣故，相当大的飞机場，給人的印象是既安靜又舒服。按照习惯，在餐室里喝一杯酒互祝健康，然后到市内去。阳光晒着公路两边的楊树、收割过的土地、正在吐穗的秋玉米田，藍色的維多山就矗立在面前，在旁边守护着“美丽的”索非亚。

“索非亚現在有多少人口？”我問米留·卡杂罗夫同志。他送我到旅館去。

“比上海少的多，”他笑着但又极自信的說。

米留·卡杂罗夫三十多岁，一双聰明的灰綠眼睛，尖下巴，凸出的額顱开始秃了。他在索非亚大学学过古代文学，在北京大学学过現代中国文学，現在在保加利亚对外文化聯絡局任职，抽空翻譯中国作品。他喜欢上海，可是不喜欢杭州，因为他是夏天去的。

說話間我們已經进入市区。尽管沒有西湖，也許正因为沒有西湖，索非亚的气候要比杭州好的多，它夏天比北京凉快，秋天和冬天都比莫斯科来的迟。橫断的巴尔干山和南部的洛多璧山、培林山把它跟酷烈的气候隔开了，据說它的居民夏天总是穿着上衣在晴和中过日子。晚秋有霧。冬天保加利亚是巴尔干半島最冷的国家，但也只有零下二十度，跟哈尔滨相近。它虽然地处这个大的半島中心，在四周层层山岭包围中，却是个异常干淨的城市。它沒有特別高的建筑物，新盖

的部長會議大廈和百貨公司，也只有七八層高。它有許多大大小小一律不收門票的公園，展開地圖就可以看見一塊一塊綠的顏色。有些馬路涂上兩條綠綫，表示那是園林化的，花坛上栽着五色草、秋海棠，兩邊有大樹，樹底下有長椅子。馬路是用花崗石鋪的，瀝青鋪的，俄羅斯大街是用陶瓷磚鋪的；馬路兩邊的樹木各種各樣，有的路是洋梧桐樹，有的是修剪得極整齊的洋槐樹，有的是栗樹，最多的是菩提樹。索非亞人似乎很習慣於走路，車輛不多，星期天行人也沒有擁擠現象。寬大點的行人道上或建築物的走廊底下，偶然有咖啡攤，空閑的人，走路走累的人，就坐在那裡喝啤酒和汽水，一面觀賞街景。母親則帶着絨綫生活，坐在公園長椅上、路邊長椅上，看着孩子玩土或騎腳踏車。

保加利亞飯店還是王國時代留下的建築，也是王國時期最好的旅館。它的特點是上上下下鋪滿了地毯，服務員和氣而又周到，女的象醫院護士，男的打黑領結——只是不穿燕尾服了，開電梯的穿金綉制服，很有武官的氣派。

“這在鮑里斯時代，是給外國的部長以上的人住的，”米留·卡索羅夫笑着說明道。他笑的意思，仿佛說：“現在我們也能住了。”又仿佛說：“鮑里斯，別提他！”

他讓我休息，約定中午再來就走了。我又如何休息得了！雖然沒有實物以及記載方面的根據，我可老主觀的這麼想：我們和這一帶地方的關係應該從兩千年以前算起，並且可能跟後來被保加利亞同化的所謂土拉曼直接交往過。我們幾十年以前就介紹過瓦左夫和艾林·培林，聽熟了季米特洛夫這個

令人尊敬的名字，可惜我对保加利亚知道的还是太少。

当我这么想着的时候，有位女同志敲门进来。她用四川口音自己介绍说：

“我姓郜，在索非亚大学留学，你在索非亚这段时间，我可以给你当翻译。”

“那好极了！”我向她道过谢说，“你是老索非亚，咱们应该怎么样活动，请你替我出出主意吧。”

“你最好跟贾米留商量，”她说。“贾米留”是米留·卡杂罗夫的中国式名字。

我声明我不是专家。

“至于这里可看的，”她只管自己接着说，“歌剧，维多山，博物馆。也有工厂——大的工厂在季米特洛夫城。”

她说保加利亚的歌剧演员是巴尔干最有名的，博物馆有革命博物馆、保苏友谊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民族画廊。民族画廊就在对过。

“还有作家协会，你恐怕也要去吧？”

“要去，当然要去。”

晚上我们碰见别得尔·丁尼可夫教授。教授是作家协会的主席之一，负责对外联络。问清楚我的目的，然后说：

“现在索非亚只有我一个人。作家都在山上过夏，你不如先进行你的工作，等他们回来，咱们再约会面时间。”

这位学者是极朴素的人，我是说不仅外表，主要在精神方面给人的印象：诚恳，谦和，平易近人，绝无虚饰。他大约有六十岁。我立刻就发现他的威信很高，郜同志是他的学生，米留·卡杂罗夫也是他的学生，他们公认他一生工作勤恳，没有

結过婚,对待学生就象母亲对待子女。教了将近四十年书,可以設想他的子女够多的了。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米留·卡奈罗夫忙的很。他似乎有个特别习惯,每当忙过之后,他用力磨擦双手,然后抹几下太阳穴,再挺起肚子嘘一口气。早上吃过早点,他匆匆跑到文化联络局,接着又带一张地图跑回来,就这么嘘完气說:

“师陀同志,現在我們談日程。”

應該向这个好人道歉,星期天还讓他去动脑筋忙計劃。另外我必須补充說明,一上来我就被他的态度——对于一个陌生的普通中国人的信任、坦率、体貼、仿佛老朋友似的一見如故这种态度深深感动了。昨天我关照他說:

“米留同志,我知道陪人参观是一种苦差事,普通要看的地方你已經去过无数回了。这一回我們改变个办法,你爱上哪里我們就上哪里,你有兴趣,对我也沒有損失。”他笑着回答說:“我有数,……”

现在他打开地图,指着說:

“这是索非亚。我們从索非亚出发往西北走,翻过巴尔干山,然后……”

这时部同志也来了。我們于是圍着地图,米留·卡奈罗夫的手指滑下去,接着我們循多瑙河順流而下,从魯塞到了黑海边上的瓦尔納;然后我們循着巴尔干山的南麓走;然后我們又順利的通过里拉山和洛多璧山。

“可以說整个保加利亚被我們走遍了,”他說。“至于索非亚,以后我們有的是机会,可以随时去参观。”

我完全同意他的計劃，但是我得埋怨我的知識太貧乏，按理說遠在保加利亞建國以前我們就和這個地區發生商業關係了，保加利亞至今還遺留着許多羅馬時代和東方交通的標志，後來唐朝末期，大食封閉了中央亞細亞商道，中國絲綢必須繞道里海地區的時候，大概也仍舊是通過多瑙河一帶輸入歐洲的，而我却不知道他介紹的許多城鎮名字。我說：

“我們將訪問很多地方，我相信它們各有特色，是否可以讓我們先有個概念？”

“你等一等！”米留·卡索羅夫搓着手站起來，立刻翻身走出去。

數分鐘後他轉回來，同時還象變戲法似的帶來個大個子，他介紹說是他們的司長。司長的祖父是畫家，有一幅畫就在對過民族畫廊里陳列着；父親是教員；司長本人曾經跑遍西歐，會各種語言，並且是出名的登山家。

“他將向你說明整個保加利亞。”米留·卡索羅夫結束他的介紹說。

司長同志四十來歲，紅臉，天然白頭髮，藍眼睛，自己難得笑，說起話來有時候倒很有趣。他從保加利亞的歷史講到民族，從地理講到物產，最後笑笑說：

“比起中國來，保加利亞是個小的國家……過去西方國家老講我們沒有這個沒有那個，現在證明什麼都有，最近我們探到一個含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銅礦，我們還相信靠近黑海的地下埋藏着石油哩。”

這兩句話本來是分開講的，我所以把它連起來寫，也許能幫助我們更容易認識一個保加利亞人。保加利亞人對朋友是

謙虛的，他說自己的國家小，那不是別的，只是一種禮貌，只是表示他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一員。如果有誰認為他有絲毫自卑的感覺那就錯了。這是個英雄的國家，保加利亞至今還流傳着許多歌頌游擊隊的民歌，幾百年來它出過更多的游擊隊，出過象列夫斯基、波特夫、季米特洛夫這樣舉世聞名的革命英雄。在長期的外來壓迫下，它的人民世世代代受着殘酷的鍛煉，必然會造成他們獨特的敏感和自尊心。……

〔八月十九日〕

據司長說索非亞現在有六十多萬人，接近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政府決定停止繼續發展。這理由很清楚，不需要另作說明。索非亞市街圖是非常詳細的，但是為着看看它的具體輪廓，我們仍舊坐上車，圍繞着市區去兜個圈子。就得到的模糊印象講，全市大体上形成三個區：文化區以索非亞大學為中心，占據市區的東南部；工業區以季米特洛夫區為中心，占據市區的北部；商業區和行政機關集中在中部；住宅就在後面兩個區域的周圍和中間。

文化區的房子大多數是新蓋的，和自由公園老樹參天的叢林相對，裝飾作奶油色的建築，錯錯落落，散佈在許多寬大的大園子里。在來自人口擁擠的我們上海人看來，它們倒是象休養所，爽朗，舒服，仿佛周圍是一片光，背後有一片海……

接着我們穿過樹林，轉入住宅區。住宅區里頂引人注意的是到處都在蓋房子。政府建築的集體宿舍不算少，但是既要建設，同時又要徹底解決城市的住房問題，這就有了困難。因此他們規定一個極聰明的辦法，鼓勵居民集體來蓋。居民中有願意自己蓋房子的，他可以有一部分造價存進銀行，另外

申請一部分貸款，由政府汇总起来代办，然后按应得的間數分配給他，貸款在二十年中按月償付。假使居民自己有更多的錢，他可以申請土地，蓋自己喜欢的随便什么样式的小房子。

“我們保加利亚人有这种习惯，都愿意住自己的房子。”米留·卡杂罗夫說他也希望将来有自己的房子。

索非亚地图上画着两条河，其实它們除了排除洪水，平常只能算裝飾品。河床整个用灰色石板鋪起来，当中砌一道一公尺来寬的水槽，山泉就从那里通过全市，往下面流到伊斯克尔河里去。河两岸长着老树和花，花和树中間是供散步用的人行道。有一两处偏僻地方，从乡下来的馬車就駛下河，在河床上喂馬。

如果真的要散步，这两条河的河岸也尽够索非亚的居民来活动了。比方夕阳西下的时候，照中国习惯到这里走走，尽管河里沒有滿槽水，也值得留恋到月亮爬上天空。但是保加利亚政府竭力要把首都索非亚装扮得更美，又在住宅区开辟了許多現代化的——就是說当中筑着花坛的双行街道，在这种街道的街头，和老的或新开辟的廣場上，往往树立着已故革命英烈的銅象。

这里也有“厂礼拜”。我們在純粹的住宅区却难得看見行人，就是工业区行人也不多，电車里头总是空空的，除了上下班時間，电車站月台上頂多站那么三两个人。窗戶多半是关上的，窗帷靜靜的垂着——有些个单独的小院子里拴着羊，阳台上放着花盆，屋里沒有声音，使人想到主人是在上班，主妇可能不上班，但是带着孩子上公园了。过“厂礼拜”的人往往带着全家到商业区去，要么到附近的休养地去，假使是单身

汉，可以随便到他喜欢去的地方。

〔八月二十日〕

米留·卡索罗夫去办理我們出发的手續。索非亚的博物館各自規定的參觀時間把我鬧昏了，等小鄧办完自己的事情所剩下的時間就只够随便逛逛了。

“你要把我帶到哪里去呀？”我欢跃的問她。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小鄧同志也有。她既虛心又尊嚴的說：

“我是來陪你的。你有你的兴趣，我有我的兴趣。現在主要的是你，你要去哪里，我陪你去。”

尽管这題目远比代数高深，她堅決不改，爭論也归白費。事实上我們当然沒有爭論，如果有人能把索非亚人愛夸耀的好天气丟在旅館窗外，那就太可笑了。

索非亚的夏天的确值得夸耀，据說整个夏天，它的阳光老是溫柔的普照着，偶然而那么一陣雨，很快也就晴了。出去走走，眼前老是綠的，斑鳩老在树林子里叫。欧洲今年来得特別热，索非亚人出門仍旧可以保持尊嚴，整整齐齐穿着上衣。柳宾·卡拉維洛夫用一段妙文贊美他的故乡戈布留維什露察的年輕妇女，我覺得我們正應該抄下来贈給索非亚的美人們：

細得象細帶一样的黑眉毛，聰明的眼睛，雪白的臉，高腦門，勻称的身量，只有南方女人才有的敏捷的动作，披滿黑的或者淡黄色鬃发的头，一縷縷又长又光滑的头髮，美妙的散在結实的肩膀上，珊瑚般的嘴唇，……

黄昏散步時間或休息日在街上走过，你很容易看見这些“雪白的臉，聰明的眼睛，珊瑚般的嘴唇”，还有作家忘記描写的笔直的鼻子。因此你自然而然也就会联想到天气，假使沒有索非亚的阳光，不管她們的眼睛是黑色的、棕色的、藍色的，决不会如此清彻明亮；假使阳光是十分强烈，雪白的臉当然被晒黑了。

俄罗斯大街有許多卖工艺品的鋪子，本国人并不注意，外国人却常常被引誘得停下来。櫥窗里并没有陈列什么貴重东西，只是一些精巧的陶器，彩画的盘子，木雕的盒子和玩具，普通的花边或刺綉品。工艺品不見得能代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但是和民歌一样，它往往流露出来人民的感情。一个国家或民族不受外来影响是不可能的，不受外来影响也决不是个好名詞。无可諱言，保加利亚在过去接受过希腊、羅馬和近东的影响，就是在工艺品上也分明看得出来；但是它們也保持着自己的独特风格，特别是花飾方面，充分表现出匀称，朴素，剛勁。

新建的部长會議大厦是全市的中心。几乎所有的大街都从这里分支出去，它的右首是新建的百貨公司，左首是对称建筑的巴尔干飯店。按只有六十多万居民而又有“厂礼拜”的索非亚說，这个百貨公司是相当大的，就是星期天也不会有拥挤現象。走廊底下摆着許多桌子，面对大街，在那里坐一陣倒挺有意思；可是空空摆在那里，竟沒有顧客。人还是爱到經常坐慣的地方去。

走出百貨公司，鐘声把我們引向亚历山大教堂。我們順着一条落叶滿地的街道走上去，因为它在一个小丘崗上，占据着

可以說是全城最好的位置，周圍是一片由街樹和花坛構成的
大廣場。它的命名是紀念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第二的，據說
從一九〇九年建起，整整花了十年工夫才告落成，被認為是巴
爾干最好的教堂。

我們進去時裏頭正做彌撒，參加禱告的人並不多，總共
不過二三十人，除了幾個老头子和年青婦女，全是老太太們。
賣蠟燭的因為生意清淡，就在邊門裏面看書。教堂的最大特
色是從意大利運來的大理石，各種顏色的大理石：翡翠色的，
瑪瑙色的，黑色的，藍色的，紫色的，全磨的象寶石一般光亮。
就在這些大塊寶石中間，三個唱聖詩的唱了幾章詩，最後一位
神父從“歐達”裏走出來，手提檀香爐在這二三十個善男信女
中間散布了一陣香煙，儀式就算完了。

這教堂占的位置實在好，既沒有車輛從廣場的路上駛過，
就是行人也難得看見，不管環境多安靜，居民却喜歡坐在公
園裏。伊凡·瓦左夫就葬在教堂旁邊，我們到他的胸象前站
了一會，一位老太太坐在不遠的長椅上打絨綫（旁邊放着保姆
車，裏頭大概躺着她的孫女或孫子），抬頭望望我們，又自願
做她的活計。

站在廣場上已經有點寒意。快六點了。我們循着另一條
地上鋪着厚厚一層落葉的小街走下去，回到俄羅斯大街，好象
只在瞬間，原來寬廣的大街已經被“蹣大街”的人擠滿。“蹣
大街”的人占領了整個馬路，只聽見低語聲，鞋跟的踢躡聲，汽
車要打中間通過，就得不斷的按喇叭，勉強擠將過去。

他們的習慣既然是愛去人多的地方，所以晚上在馬路上
散步，也就成了每一個人的合法權利。與此相反，如果汽車的

喇叭声太大，倒反而令人感到不应该似的。

季米特洛夫墓就在俄罗斯大街广场上。墓门下的卫兵每十五分钟换一回班，昼夜不停。晚上八点以后，街上逐渐安静下来，灯光也逐渐减少，萤光从这位去世的革命导师的窗户外射出来，通宵照着索非亚的中心。卫兵表示全国人民对他的尊敬，除了交班，连眼睛都不肯眨。你经过那里不得不想：他们在表示那种敬意的同时，不是也显出了无产阶级的决心和意志吗？

龐大得象个工厂的大歌剧院正在上演《浮士德》，每天晚上都有人鹄立门前等退票。专门演喜剧的轻歌剧院的情形也正相同。但是容纳观众最多的还是马戏场。它占的面积并不大，顶多有大歌剧院的四分之一，为着使观众容易得到看的机会，只好尽可能把座位一层一层送上去，直到快碰着圆屋顶。

歌剧往往有苏联演员参加客串，好在保语和俄语近似，一出戏用两种语言演出，观众不会感到别扭。马戏有许多节目是根本不讲话的，兄弟国家的，例如罗马尼亚的、波兰的、匈牙利的艺人参加演出更是常事。

看马戏不必象看歌剧那么受拘束，看歌剧只能在幕间鼓掌，看马戏——随你的便！听完《可爱的宝娜》，观众鼓掌，叫喊“再来一个”。听讽刺影迷的《一封无名氏的信》——这封情书全部是用电影的片名组织成的，演员每念一个片名，观众便大笑一通，连《白毛女》在内。顶受欢迎的似乎是滑稽，当小丑丑态百出的抱着一只傀儡跳完舞，累坏了，对那逼他跳舞的傀儡恨极了，摔下它悄悄溜进后台，全场如梦方醒，突然爆发纵情的笑声和呼喊声，请他再来一遍。